

李苦禅写意小品

李燕 编



人民美術出版社

李苦禅写意小品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苦禅写意小品 / 李苦禅绘.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102-04107-0

I. 李… II. 李… III. 写意画: 花鸟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5146 号

李苦禅写意小品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编 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卢援朝

装帧设计 吴建伟

责任印制 丁宝秀 赵丹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7.5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102-04107-0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思想与
笔墨
色之
神奇
八十八
岁之
老师
过目
记之
老师
何人
即白石
也

思想与笔墨色神奇，八十八岁之老师过目记之，老师何人，即白石也。

1948年齐白石题弟子李苦禅画之句。（李燕）

序

李苦禅平生所作小品，如其平生所历艰难险厄一般多，所幸者，劫余之作尚可见，晚年又欣逢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故所存小品，足可选为画集面世。然而，仅就事言事，以小品论小品，必易流于皮毛之见。欲真正理解其小品旨趣，还当追根溯源为宜。故此，本人拟从其一生最尊崇之写意画圣八大山人（朱耷）谈起，或可免于“片面、孤立、静止”观察之弊。

朱耷为朱明王朝宗室子弟，然经历明清易代的家国之变，已失其实，诚为人生一大解脱；失去了虚幻的权势物质世界，得到的却是实在的永恒精神世界。朱耷又恢复了“人”——八大山人。此非其个人之幸，诚乃中国文化之幸也！

八大山人十九岁失国，心疑大清害之，却因知祖坟十三陵并未擅动一草一木，“满汉一家”的长生久视之策正在初行，故渐渐身安心静。正可于禅、道之间彻悟人生，潜心笔墨，终成旷世奇巍之写意书画大宗师。

纵观画史，凡成风格者谓之“画家”；影响日彰者冠以“著名”；至人品画品俱高而成就稳泰者，知音拥戴而谓之“大师”；由此追仿日众，渐成流派之势者，则堪称“开宗立派之宗师”；身后逾百年，后人回望，其若众山凌峰者乃尊称“巨匠”；巨匠之至尊者，史称“画圣”。荣被此誉者征途艰险，淘选无情，历“九九八十一难”而成正果者寥寥无几，又谈何容易！大不像如今，靠权钱运作、媒体炒作而生享溢号的“大师”、“巨匠”一般，那么容易而高产。

所谓画圣者画坛圣人也。何谓圣人？儒典有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庄子云：“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先父李公苦禅平生最服八大山人，每每以此评及八大山人。苦禅老人常言：“写意书画自分数品：狂涂乱抹，佯作才子态者为‘俗品’；功力甚佳而画意平平者为‘能品’；只见其传神而忘其功力修养者谓之‘神品’；神来之笔，妙不可言，尤不能再者谓之‘妙品’；

全然隐去功力修养而似于不思不勉中从容中道者，物我两忘，人即画，画即人，‘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知遗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故得于心，应于手，孤姿绝状，触毫而出，气交冲淡，与神为徒’（唐·符载语），全若天籁自鸣，遂谓之‘逸品’。”“逸品境界唯中国画中有之，中国画史中仅见石恪罗汉、梁楷泼墨人物、法常古松八哥、徐渭写意花卉、八大山人大半墨迹、吴昌硕率意小品、白石翁晚年之作臻入此境。”故李苦禅心中之八大山人书画已晋“逸品”，其人则升座于画圣之尊。

“逸品”境界，求之不得而得之不求，求必不足抑或有过，一如求法；禅宗史话有载：一徒问师：“何处求法？”师答：“座定即可，一求一觅便偏。”初学画者必求种种法，至熟至炼则忘法。郑板桥云“画到熟时是生时”，石涛云“至人无法，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苦禅老人笑道：“这‘无法’不也是一种‘法’吗？终究未忘法，石涛虽高，终不及八大，似在于此吧！”而八大山人达到的境界当如何比论呢？苦禅老人讲了释迦牟尼第一禅偈：“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此中真谛，八大有缘得之，诚如菩提达摩所云“理入、行入”的“随缘行、乘法行”之境界。平生仅嗜训考为文而懒习笔墨者，无缘此中三昧矣！

如是禅理生出“禅画”，始谓“士人画”、“文人画”，后谓“大写意书画”。大唐之时，禅理渗诸画论，影响深远。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论》中已有言：“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归元寺柱上有言：“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石涛深明“了法”却执著于“无法”，终不及八大山人“随缘”、“乘法”来得透彻，故而如称八大山人为“画圣”则列石涛于“画坛亚圣”可也。

作画当为人识，由玄奘所谓之第一识——眼识，乃以图为载体。南朝宋的颜光禄明言“图载”有三：“图理”为卦象符号，“图识”为书写文字，“图形”为丹青绘画。“图形”即图画形象，形象“甚谨甚细”为“表象”，黄宾虹与白石翁谓之“太似”，形象“真不了”为“不像”，二翁谓之“不似”，故云“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川剧大家亦云“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那么何以把握这“之间”的适度呢？孔子的思想方法是执两端而用其中，“中”在何处？李苦禅从八大山人的造型中悟到“他既不杜撰非目所知的‘抽象’，也不满足极目所知的表象，而是创造以意为之的

意象。”“抽象”在《周易大传》中列为“形而上”者，既非“形而下者”眼不能识，只能列于玄奘所谓第五识——“意识”的范畴。当今流行的“抽象画”之称究其义乃“看不见的画”，谬种流传以讹传讹之甚者也！其错在译，将英文“抽取”错译为“抽象”所至。抽取诸象之美合而成象最美，何以合，以意合之，故称“意象”，其义方明。八大山人所创之种种意象，尤其鱼与鸟，李苦禅最喜其“无名鱼无名鸟”与“怪石”，认为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诚于心，践于行，“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周易大传》）

“意象”概念本源于《周易》，形于诗、文，论著可见南朝梁之刘勰的《文心雕龙》，唐代司空图之《诗品》。现于绘事，则明鉴于明代项墨林之跋文，而近代数十载几无人用之，尤以画坛为最。至1978年李苦禅论及八大山人与写意画本义之际又重启之，刊于《八大山人画集序言》，又嘱我用之，刊于1980年香港大学《学苑》之中，绝非今日才“创新”的概念。八大山人所创国画意象之典范作品，有西方人士初见而讶之，谓之“中国现代派绘画”，实如殖民帝国的“踩点儿”探子哥伦布一般见识，将印加人、玛雅人发现并生活了数千载的大陆自诩为他“发现的新大陆”。或可谓之瞎子摸象，各识所触，武断妄度而已矣！

图载意象须写出，方谓之“写意绘画”。八大山人乃是写意画宗师——画圣。他的种种至美意象全然以书法艺术的“手段过程美”“写出”，而绝非不顾“手段过程美”的“画出”。李苦禅说，把美术这种“空间艺术”和“手段过程美”的时间艺术意义合而为之，是中国大写意书画的精义，是中国人在世界美术史上的伟大发明，为西方画者尚未梦见者，唯近世方从“东方”艺术中出得以启示。而八大山人则早已是中国“写出意象”之楷模。

“手段过程美”的最大宝库在中国书法艺术之中。李苦禅认为八大山人的书法艺术堪称“王右军之后第一人”，他认为八大所书《兰亭序》，融王书与篆意之中，尤得《瘞鹤铭》之古朴行笔，若无缓急之痕，全无法度之迹，运笔与结体如同济公无仪而“散僧入圣”，方之以黄庭坚之言“于无心处画佛，于无佛处求尊。”体会如此手段运之于笔墨，李苦禅曾谓“八大山人用笔若绵里藏针，若太极拳，若行云流水，若《易经》之义‘刚柔相济’‘刚中而应’。”他早年屡屡摹之，略着力则僵，不着力则软，唯于体会“不思不勉”而松柔使转之际，或得其趣。东坡云“反常而合道谓之趣。”其八大山人之手段乎？

大唐张彦远云“运墨五色俱”，苦禅老人认为“大写意画史上真正用足五

个墨的只有八大山人，他的笔下，焦墨、浓墨、淡墨、渴墨（或云干淡墨）、水墨（或云极淡墨）交相并用，浑然一体。其它画家凡用好焦、浓、淡三个墨的即可成为著名大家。其中极淡墨最难用，焦墨次之，亦难用，八大山人之为，淡而不薄不灰，焦而不板不滞。尤其通幅以淡、渴、水墨为主作画，似有‘银灰色调子’，可玩味而不可摹求，唯功到意遂而自然成之。”

写意之“写”最忌手段造作，功痕毕露，如个别武生登场，尽显习拳耗腿之力，其效果却因功害戏。应知真功不见功，真力不见力；“太上，不知有之”（老子语）。意拳大师王芗斋早年与苦禅老人切磋拳理，曾云“形不破体，力不出尖”，故“意拳”亦称“大成拳”，乃全然不露武功相而集武道大成之谓也！《金刚经》云“佛无相，有相即非菩萨”。八大山人笔墨手段“亡有所为，任运成象”（五代之洪谷子语）却全不露相而返朴归真。庄子云“即雕即琢，复归于璞，善夫！”（按：“朴”为原木，“璞”为子玉，音与喻义同。）又云“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是言诚哉！

齐翁白石师爷平生最服三人，有诗句为证：“青藤、雪个（即八大山人）、远凡胎，老缶（即吴昌硕）衰年别有才。”齐翁初学金冬心，而后直追八大山人，及进京师，画无问津者，诚乃“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矣！经陈公师曾先生适时点化，顿然开悟，立将前贤笔墨尽融于“自家法”中“画吾家画”。于是八大山人那不可向迩的意象，惨淡空旷的山水，荒寒凄凉的木石、阆园仙葩的兰竹、冷逸无声的画境，在白石老人的画面中不见了，见到的是“大俗大雅”的农家题材，“可惜无声”的草木灵虫、朴厚苍拙的人间山水、可亲可爱的虾、蟹、鱼、蛙与蝌蚪。峻峭云端的八大山人之后又出现了一座云霞苍郁的齐璜白石。

津门曲艺家有格言“死学谁，学死谁”，白石翁堪称“师古不泥，别开生面”的典范！他教弟子亦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1923年拜师的齐门首位弟子李苦禅深谙其旨，初法吴昌硕，逼似之，后师白石翁未久，白石翁即评之云“苦禅学我不似我。苦禅不为（不造其假画）真吾徒”。（白石墨迹）1928年则预言“苦禅仁弟画笔及思想将起余辈”。（白石墨迹）

时代在演进，《周易大传》云“与时偕行”“与时偕极”，其义之一即是，人之作为，既应因时因地制宜地逐时代而行，又要将所处时、地应作的事情做得充沛饱满。马克思说过，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其不可逾越的艺术高峰。

到了齐翁之后的李苦禅，已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国运临危、人

心沸扬、天地翻覆、革故鼎新！李苦禅早非“象牙之塔”、青灯古寺或明窗净几之文人雅士。他就学于思想最活跃之北京大学、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国立艺专，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险厄环生而矢志不移。其间泼墨挥毫，尽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的阳刚气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的宏阔胸襟。寄之于自家的意象：雄鹰、苍鹭、鱼鹰和虬松、劲竹、楚兰等等，章法大开大阖，他说“作画当画外求画，里出外进，呈大化之一隅，以一隅而现大千”。佛典云“于一毫端，现十方刹”，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李苦禅于如是历程中，或超然独处，或天马行空，纵意恣肆，开一代新风，故其恩师于1950年题李苦禅画云“雪个先生（八大山人）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对白石翁如此罕见之褒评，不宜只作个人才华解，乃时代人文环境所使然，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八大山人与其艺术垂范早已铸铭青史，评论之文汗牛充栋，我这里所言唯九牛一毛而已，不过是承于家学，复履“科班”，研墨习笔之余，书此心得罢了！

既及“家学”，忽而想到邻国“明治维新”之时，唯西洋是尊，颇似方今国人中有唯以“西方现代派”为“前卫”而妄自菲薄者一样，当年日人曾弃中国书籍于东京肆市，国人有识者见之喟然，救购回归，我方有幸于归来的《文史通义》中见其作者章学诚（清代）之言：“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可贵也。”真乃字字掷地有声！

八大山人者，师爷齐白石、先父李苦禅与本人心目中的写意画圣也。

本人家学之见闻，谨录于上，名为序言，实为借此机遇，与广大读者方家交流心得而已。

李燕 丁亥年撰于清华大学课间

徐渭·八大山人·李苦禅

徐渭^[1]、八大山人^[2]和李苦禅是中国写意花鸟画史毋庸置疑的存在。他们的出现不是依循斯宾塞式的进化论^[3]观念，逐步生发而来。我们不妨借用郭象“独化”^[4]一词，以说明其原创的不朽意义。

中国画唐、宋之前总体而言，难辞匠工。文人画虽肇始矣，然步履蹒跚，东坡之文^[5]，有过甚其辞者。明万历之际，袁宏道^[6]之发现徐渭，可与天体物理学哥白尼^[7]、布鲁诺^[8]之发现相比列。徐渭天纵奇才^[9]，雄肆怪譎，固八法之散圣^[10]、字林之侠客也。天启末八大山人之出，与徐渭无艺术上血缘关系，直可谓横空出世，不可端倪矣！三百八十年来，称画坛圣哲，固其宜也。

吾师苦禅得于先贤者，非形迹也，以圆融周瞻^[11]之才力，创至朴^[12]至大^[13]至雅^[14]之画境，于精神之浑雅，或不多让古今大师。

十翼^[15]何幸少年厕身苦禅师门墙^[16]，恩师云殁二十载矣，提笔作序亦已皤然一翁^[17]，曷胜怀想喟叹，谨奉一瓣心香^[18]如上。

丙戌年范曾于抱冲斋

注解：

[1] 徐渭。字文长，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年）生于山阴（今绍兴）。是齐白石与李苦禅最崇敬的三位写意画大宗师之一（另两位是八大山人与吴昌硕）。徐渭也是一位大书法家、诗人、剧作家与抗击倭寇的民族英豪。著有戏曲集《四声猿》，其中《雌木兰替夫从征》一剧被后世移植改编为家喻户晓的名剧《花木兰从军》。一生有奇才而不得志。袁宏道著《徐文长传》中记道：“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百世之下，自有定论”、“文长无之而不奇也，悲夫！”

[2] 八大山人。原名朱耆（da）亦号雪个等。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生于南昌，卒于清代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是齐白石、李苦禅最崇敬的写意画大宗师之一。也是历来画坛公认的大写意书画之奇才。李苦禅在《八大山人画集序言》中评道：“他的艺术思想，三百年来领袖群伦，为画坛推为革新的巨擘。先师白石老人每与我谈及八大山人，其感佩之情溢于言表。”

[3] 斯宾塞式的进化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实证主义代表人物。1859年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决定将“进化论”运用于“一切科学”，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理论，称这为“综合哲学”，妄图囊括人类的“全部”知识，他永远不会明白，在“囊括人类全部知识”之初，先囊括的是狂妄的无知和明显的片面。列宁认为他是一个伪学者。至少，斯宾塞得出的人类种族优劣论不仅是荒谬的，也是对营造和谐世界毫无益处的。

[4] 郭象的“独化”说。西晋时代（265—316）的学者郭象在《庄子·齐物论》注中写道：“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卒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又在《大宗师》注中写道：“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似乎有的事物与人，可以不借外力而自己变化。其实任何“偶然”都有其“必然”的因果关系；万丈之瀑有其源流，插天之峰有其根脉。成就超然之人必有不被一般人重视和理解的产生原因，及至产生，不但外人感到奇异，自身也可能感到意外。对这种特殊的因果关系，郭象认为是“独化”。

[5] 东坡之文，有过甚其辞者。苏东坡（1036—1101）对唐代大书画家推崇备至，以至于认为达到了难以逾越的高度。范氏则认为东坡文章中对唐人的评价过高了，应知后来者居上。

[6] 袁宏道。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著名学者，著有《袁中郎随笔》，内有《徐文长传》一篇，文笔恣肆绝妙，备极生动，读其文，徐文长如在眼前，令人铭心难忘。

[7] 哥白尼（1473—1543）。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与当时的宗教神学观“地球是上帝选定的宇宙中心”相对立。恩格斯认为，哥白尼的学说使“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新纪元从此开始”。

[8] 布鲁诺（1548—160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哲学家，继承并补充了哥白尼

的理论。他的大无畏学者品格和惊世骇俗的论点，严重冲击了当时的教会势力，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于罗马。在近代天文科学无以争辩的事实面前，在世界公理的舆论压力下，于上世纪末，罗马教廷不得不对布鲁诺予以“平反”。

[9] 天纵奇才。《论语》中提到大宰问子贡，您的老师（孔子）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的才能啊！子贡回答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意为，这本是上天使他成为圣人，具有多才多艺的能力啊！）“天纵奇才”是“超级天才之人”的意思。齐白石称赞弟子李苦禅，曾将其与八大山人相比：“雪个先生（八大山人）无此超纵。”

[10] 散圣。李苦禅介绍的国学老师包于轨先生对前来听课的范曾、李燕、龚继先、王超等讲到：“济公”被人笑为“济癫”，不尊佛门种种仪轨、戒律，散漫不似僧人，但这是一种很高修养境界的表现，即“散僧入圣”的表现。高度的大写意书画，已是不拘法度，达到了“无法”与“忘法”的境界。

[11] 圆融周瞻。重点之义在“圆融”，此概念来自佛学，即种种认识与功力修到圆满融通，完整无缺而无所障碍的境界。

[12] 至朴。最朴素的美。在中华传统审美文化中的“朴素”概念，并非近代某些人所说的“原始”“粗糙”之义，而是“最美”之义。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徐渭、八大山人、齐白石与李苦禅的代表作品都具有至朴之美而绝无心力与功力造作的痕迹。

[13] 至大。最博大充实。中华传统审美文化以天地万物的博大为美，也以人的心灵充实大度为美。孟子说：“充实之谓美，美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

[14] 至雅。最高雅。

[15] 十翼。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分“经部”与“传部”，传部包括十个部分，统称之“十翼”。范曾自借之为别号。

[16] 厕身苦禅师门墙。范曾作为苦禅大师老弟子的自谦表述。

[17] 皤然一翁。范书此序言时，年已68岁，故自云“翁”。

[18] 一瓣心香。“心香”原指心中的“香”，它比外在形式的焚香供佛更为精诚。人们借此义，对于心中崇拜的人，每以“一瓣心香”来表达崇敬之意。

[19] 丙戌，即公元2006年。

李燕 2006年于首都禅易轩



李苦禅简介

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宗师、美术教育家李苦禅(1899—1983),原名李英杰、李英,字超三、励公。生于山东省高唐县贫苦农家,自幼受到家乡传统文化之熏陶,走上了艺术征途。

1918年有幸得识徐悲鸿大师,得授西画技艺。1919年投入“五·四一六·三”爱国运动,留居北京,入北京大学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于中文系旁听深造。1922年考入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专修西画,1923年拜师齐白石大师门下,成为齐派艺术第一位入室弟子,由此探索“中西合璧”改革中国绘画之路。当时以夜间租拉洋车之艰辛收入维持生活与学艺,但“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192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应邀执教,并发起组成“中西画会吼虹社”,与同仁共同冲破陈陈相因的画坛时弊,创造新时代之画风。1930年应林风眠校长之邀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国画教授,率先将齐派艺术带到该地,并首创以“传统文化之综合的写意之戏——京戏”引进高等美术教育,以罗丹派雕刻启示学生理解“写意手段过程之美”。尤以亲领学生“到大自然里找画稿”而突破了轻写生重临摹的教学模式,开创了写生为本,临摹为用,大胆创造,示范教学的新风。更以关注国家命运,同进步学生、贫困学生休戚与共的言行,树立了正义仁厚的师长风范,因而以“赤色教授”之嫌为校方当局所不容,1935年愤然北上。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以忠义之心救国之志参加了北平

地下抗战工作，被日寇以“通八路”之嫌逮捕入狱，酷刑之下，未招一字，高诵文天祥《正气歌》。侥幸出狱后仍以卖画资助抗战，此时作画，每寓抗敌之义。抗战胜利后应徐悲鸿院长之邀任教于北平国立艺专。新中国建国之后，得毛主席亲笔书信并派秘书看望之莫大关怀，李苦禅先生遂于中央美术学院担任中国画系教授等工作。亦曾任中国美协理事与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李苦禅先生是中国写意花鸟画历史上，继宋代法常、明代徐文长、清代八大山人、吴昌硕与近代齐白石之后的又一位统领时代风范的大师。其爱国精神、刚毅性格与“一洗万古凡羽空”的雄鹰意象，给青史留下了浓重的一页。早在1928年齐白石就预言“苦禅仁弟画笔及思想将起余辈，尚不倒戈，其人品之高即可知矣。”1950年又在李苦禅的画上题道“雪个先生（即八大山人）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徐悲鸿先生则题苦禅先生画道“天趣洋溢”、“活色生香。”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著文写道：“苦禅老人的一生，我听到过许多传说，在我的头脑里，他仿佛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歌德曾引过一句拉丁诗：‘人生短促，艺术长存。’我知道这并不是说任何艺术，而是人民所肯定的艺术。苦禅老人的画就是这样的艺术。”

1986年6月11日，李苦禅纪念馆在山东省济南市趵突泉公园万竹园内建成，藏有李苦禅家属无偿捐献国家的苦禅大师作品及收藏品四百多件、生活与工作用品多件。

2006年9月16日，李苦禅艺术馆在李苦禅故乡山东省高唐县落成并开馆，藏有李苦禅家属无偿捐献的苦禅大师作品及收藏名家作品百余件，以及家属提供的大型仿真复制之苦禅大师作品八十多件、生活与工作用品多件。

李苦禅纪念馆 李苦禅艺术馆供稿

双鸡图

65cm × 31.5cm 1950 年

庚寅 53 岁

铃印：白石（朱文印）

苦禅 郟县

麟庐（白文印）

款识：苦禅

题识：雪个先生无此超纵，
白石老人无此肝胆。
庚寅秋九十岁白石
题。

庚寅之秋，苦禅二
兄为家慈所画，又经
白石老师重要品题，
因世谊情深，今转奉
慧文仁嫂（李慧文为
李苦禅之夫人），望
珍重保存，以做李家
传家之珍也。乙丑冬
至弟许麟庐敬志于竹
箫斋。

1983 年 6 月 11 日苦禅
老人作古，许麟庐悲恸不
已，找出此件久藏的珍品，
题字以志“世谊情深”，遂
使此幅作品得以出版面世。
（李燕）

雪个先生
无此超纵
白石老人
无此肝胆
庚寅秋
九十岁
白石题





玉簪小品 23.6cm × 44.9cm 1935年 乙亥 38岁

铃印：李氏苦禅（白文印） 木人 齐四（朱文印）

题识：英也过我。乙亥森然君属题。白石。

先君子白石老人题画，惜款识毁于“文化革命”期间。
庚辰夏齐良迟。

王森然先生收藏甚丰，“文革”中被查抄掠去。“文革”后，借物归原主的机会，有无德之徒冒领王先生文物，并毁其名款。而后又由我依其硬定之高价购回，持之请齐师叔题以证明，以利传之于中华子孙。

李苦禅以虚2岁述记平生并题画。例如1935年他实为36周岁，但自述或题画则为38岁。此画册谨依作者生前之常例而标记其创作年岁。（李燕）



梅鹤 33.2cm × 45cm 1963年 癸卯 66岁

铃印：李苦禅印（白文印）

款识：白梅鹤为俦。禅。